

我这辈子下过不少指导棋，但是下得最多的无疑是庄则栋。说给朋友听了，多认为不可思议，只能表示“愿闻其详”。

1968 或 1969 年某天，庄则栋来到我的宿舍，希望能向我学习围棋。庄则栋大名鼎鼎，荣获三届世界冠军，据说其他桂冠更是超过当时队内各种冠军之和。而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围棋队员。然而凭我的训练局龄，庄则栋能找我倒也不足为奇。不过，当梦中英雄突然现身眼前时，那种受宠若惊，那种忐忑不安，简直至今都历历在目。

没有几句寒暄，没有更多的客套话，庄则栋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了。他看到乒乓队小队员中有玩围棋的，引起兴趣，通过又看又问，就算入门了。“那你有没有跟他们下呢？”我必须了解基本情况。“他们太年轻，我们玩不到一块儿去。”看来年龄和辈分的差距阻碍了同队的交流。虽然言之成理，但是直接找到专业老师，思路也够奇诡的。“那你准备怎么学呢？”终于渐渐进入主题。“咱们就下吧。”庄则栋不经意的这句话，就成为我俩今后数年指导棋的开端。

第一盘是让 9 子下的。他实力好像还不太够，输了。以他的学棋经历来说，这很正常。令我吃惊的是庄则栋落子的速度。上手下指导棋，一般情况是下手长考，上手飞快。遇到频频长考的下手，上手那个无奈，上手们都懂的。而庄则栋下棋的速度简直和我差不多，少见。下完一局大概二十来分钟。按照惯例，我提出复盘，想让他进步快一些，也算是客气。“是把刚才的棋再摆一遍吗？你们的记性真好，还都记得。”庄则栋显然不懂得什么叫复盘，也不了解上手的基本功。“反正我也听不懂，不要再下一盘吧。”于是就接着下。事实上，从第一次开始，指导模式就

定形为一盘接着一盘下，从来没有复盘一说，而这是顺应了学生自己的要求。这样的学生，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第二个。

庄则栋找我下棋，最初是在晚餐后。通常下 2 小时左右，3 到 4 局。后来他的棋瘾越来越大，发展到午休时间也想下。而我长期养成了午休的习惯，就有点矛盾。那时候宿舍的锁是挂在门上的锁头，一开门我就知道上上当了——他穿着球鞋，一身运动衣，最关键的是背着洗澡包！一局下来他输了，照例还想下第二局。“那你表演钻桌子吧。”我也得找一点“补偿”。“行，没问题。”话音未落就钻了出来。我知道乒乓球游戏惩罚流行钻桌子，年轻队员甚至能够钻绿皮火车硬卧车厢过道上的小桌板。我虽求补偿也得“入乡随俗”啊。当然也有我输的时候。“哪有让老师钻桌子的呀！”我灵机一动使出了师道尊严的歪理。“不用钻，再下一局就行了。”不过这第二局一下，睡意可就没了。也不知道下了几局，听到起床铃了。“快训练去吧。”我催促他时，他却说：“还不打紧，再下一会儿。”直到集合铃响，只见他一把操起洗澡包，“嗖”的一声就消失在门口。就这样，在此后两三年之中，下了足足两三百局。

与庄则栋下围棋

华以刚

体育界盛传，庄则栋出场重大比赛前一两个小时往往还在练球。他身体素质极棒，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据他的好对手张夔林说，队内 3000 米跑测试，庄则栋时常夺标。在他的晚年，癌症手术的恢复期，俯卧撑竟然还可以做七十几个！一般认为，庄则栋除了擅长于正手攻击之外，他的反手抽球力量之大无出其右。显然反复磨练是其球技娴熟的保障和



前提。庄则栋很可能试图把自己打球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下围棋上来。而事实证明，隔行如隔山，低层次的重复，并不能带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下了这么多棋，都是让 8、9 子，没有让过 7 子。但庄则栋的实际水平远高于此。足球大咖容志行也是一位超级围棋爱好者，一家三兄弟都从小象棋，弟弟容坚行与我于 1962 年少年儿童赛结缘，后来成为职业棋手和棋界优秀干部。容志行有名言道：“到了北京没有去训练局（后来是中国棋院）下棋，那这一趟就白去。”我终于有机会安排庄则栋和容志行下棋时，大跌眼镜。因为我让 5 子的容志行与让 8、9 子的庄则栋完全棋逢对手，实力伯仲，过得两人都兴高采烈，大呼过瘾。从此之后，我介绍让 5 子的棋友与庄则栋对局时，一律先分（俗称对下）。

最近一段辰光，顺昌路祥顺里闹猛起来，一批又一批专业、业余摄影爱好者到弄堂口取景拍照。大多数人不是为了这块地方要动迁来拍照，而是为了上海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九十高龄老裁缝而来。

因为要动迁，一个月裁缝摊就要拆脱。大家怕错过机会，拿好长枪短炮，到摊前围牢老裁缝拍照，围观路人以为是勒拍电视连续剧。

提起裁缝老王，十几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学生意。迭格辰光，当学徒要吃三年萝卜干饭，既没工钿，每日早晨 5 点多起来，生煤球炉、拖地板、倒夜壶，还要上、卸门板，有辰光老板娘还差伊到对马路炒货店买油爆黄豆给老板一家过稀饭。

打杂一两年，学勿着本事，第三年要满师了，师父开始教伊裁裁剪剪，缝缝补补，开开钮洞，锁锁纽扣，一眼一眼学会做衣裳，做裤子。三年期满，老王要自立门户。要盘一间铺面，谈何容易，刚刚满师，既没钞票，只好临时接接生意。直到新中国，人民政府关心个体户，勒拉弄堂口腾出三个多平方米地方给老王摆摊头，还帮伊办好营业执照，解决伊后顾之忧。一晃七十年，老王从少年、青年、中年步入老年，如今九十岁，虽然年迈耳聩眼花，但伊还是一年四季除了春节回宁波三五天探亲，其他日脚每日上午九时到下午六时总是在摊头上忙忙碌碌。

老王做了七十年裁缝，毛估估手里做过衣裳、修修补补的裤子，勿少于几十万件。特别是最近几年到上海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交关人来寻伊修修补补改改裤脚管。伊有几乎绝活：一把小刀片几分钟就拆掉一件要改的衣裳；眼睛花了，穿针引线有困难，一张白纸面前一挡，轻而易举地拿线穿进针眼里。大家叫伊老法师。

现在旧里要动迁了，摊头勿好摆了，是该休息休息了。最近报纸刊登了老王几张照片，伊开心得勿得了，见了熟人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还对大家讲，我老王心里有三句话要讲：谢谢党、谢谢政府、谢谢新老顾客。

……春秋来，用了将近一年，才将这种大树花叶果枝皮收集齐了。这种大树的花异常漂亮耐看。五片粉白相间的花瓣，带有油蜡一样绵密的花蜜，房上的瓦一样，重叠扣扣形成圆锥蜡质的花朵，芳香清雅。在我见识的花中，只有异常斑斓的美丽异木棉可以与之媲美。而最终让我确认树名的，是这种树的果实上，居然长出了一双七八厘米长的红色翅——果翅。上网比对，原来是龙脑香树（学名：Dipterocarpaceae），和云南北双版纳的望天树是同类的植物。

识花之余，更要拍花。花虽漂亮，但没一点镜头感，更不懂得与拍照者配合。它们千姿百态的婀娜，对着的是光源，而不是镜头。努力调整拍摄角度找出的

最佳角度，往往刚好遮挡了光源。尤其是在自然环境中，拍花在枝头绽放时，有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不安分地噤瑟。独自摸索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虽然，看起来，有点傻，但是，静下心来守株待兔，何尝不是种深入了解事物的方法呢？我慢慢地琢磨出掌握花开花落的时间点，对拍好花至关重要——黄槿的花朝花夕拾，要赶早去拍照；时钟花正午最舒展；而仙人掌这样夜间盛开的植物，晚上九至十一点，花姿最美。

要想拍出这些花朵最佳的怒放状态，就必须如守株待兔般地耐心蹲守，直到它们在你眼前自然盛开。“纵无显效亦藏拙，若有所成甘守株。”晚唐诗人罗隐《自贻》的名句。很多时候，看似“傻傻的”守株待兔，却不也是另一种智慧吗？

七夕会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节气起承转合自然朴素。历练过盛夏的酷暑，十八只秋老虎的严峻，到处暑，日子有了秋高气爽的美好寄托。

白天依然有三十多度的高温，到傍晚，清风徐来，很有些秋的惬意和悠然。这些天，我们都将晚饭桌摆在院子里。熔金的落日盛情，被藤蔓枝叶纵横交错的葡萄架缓冲、稀释了。去菜园，将红的黄的小番茄摘了好些，龙头下过水，与紫的绿的葡萄，还有树上摘的白蒲枣，杂糅在果盘里，摆在古朴的四方桌上，宛如珍宝。想起以怪诞出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米兰画家朱塞佩·阿·坎博托，他四季系列的肖像油画非常出名。春华秋实，秋天关联的是收获和成果，朱塞佩画中的《秋》，人的一张脸就是由秋实组合成的。帽子是南瓜，头发是一串串葡萄，耳朵是蘑菇，鼻子是鸭梨，嘴巴是板栗，脸颊是苹果，胡须是黍子……密集的画面里，每样果实都散发着饱满的光泽。果实累累，芬芳四溢。这是土地和阳光奉献的绝色，予人精神与身体的补益，丝毫不逊色春花的娇艳与朝气。

我将果儿放好，妈妈也将饭菜摆上了饭桌。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所谓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晚饭有南瓜小米粥、盐水花生、蒸玉米、菱角炒韭苔、毛豆扁笋干，还有气味往鼻里冲的苋菜梗——多像大嗓门的庄稼人，人没到，喧腾的笑声先到了——很多人嫌，我家却都好这一口。撇一截，上下牙在梗中间轻轻一挤，果冻状的芯子跳出，嘴里蜻蜓一点水，咕嘟从喉咙一骑绝尘到胃囊，咸鲜滑余味充满着口腔……佐酒压饭，风味绝佳。今年入伏雨水多，能吃到自产的瓜果蔬菜格外不容易。记得有位老师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大多时候，两分耕耘、三分耕耘甚至五分六分耕耘都不会有一份收获，但是，坚持做到十分耕耘，就可能会有百倍的收获，只是，很少人能坚持。职场如此，种菜何尝不是如此，简单称口的家常菜，是父

母十分辛勤耕耘所得。阳光暴，要搭棚；雨水密，得挖深沟排水。生活不会辜负努力而认真对待她的人。看我们将饭菜吃得只只光盘，二老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仿佛已得到最厚实的回报。妈妈乐呵道，过不了几日，家里的桂花开起来，烧桂花糯米糖藕给你们吃，还有田里的芋艿，过几天也可以挖了。我嘴里不由自主地泛起馋涎。

新秋值得期待，好比新娘子上轿，登堂入室，步步生喜。有一句俗话：七月八月看巧云。吃完饭，一家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吃水果嚼花生。落日沉入西山，霞光依然在弥漫，熏染出绮丽的云彩，纤秾变幻，比川剧变脸还要神奇。紫金，酡红，柔粉，橘黄……用巧云来形容名七八月的云，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想得出来。脑子里蔓生出，这些五彩的云，是七仙女巧手织成的吧，把天空装缀得这么美丽，是为一年一度的相会精心准备。

一家人碎碎话，把华丽的傍晚坐成暮色苍苍。石青色的夜空，大颗大颗的星星在头顶雨后蘑菇似的冒出来。日子如此简单、平常，却就是最踏实，最安稳的寄托。

成长的穿越

钱政兴 撰

成长的穿越

筑梦千蚌村

孙国平

筑梦千蚌村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不仅是一场与贫困的决战，更是一场扶智和扶志的伟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贫困群众精神面貌的提振与内生动力的激发。

六年前的 8 月，根据中组部相关文件要求和东航集团党组委派，我从上海出发远赴 3000 多公里以外的云南省沧浪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勐镇千蚌村，挂职担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刚到那里，最让我震惊的是当时的村干部对贫困的麻木和安于现

状。经常挂在他们嘴上的一句“不急不怕”，足以说明脱贫的内生动力是多么缺乏。为此，我在东航集团各级党组织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实施了包括建强

基层组织、修建“东航路”解决村民出行难、夯实村集体经济基础、为村小建设“银鹰操场”、关爱孤儿、帮助助学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使这个村庄慢慢发生了令人期待的变化。

最让我难忘的是帮助和促使一个曾让全村人都看不起的“酒鬼”作出改变。他是千蚌村撒拉河组拉祜族村民，叫杨洪。刚认识他时，他每天醉醺醺的，愁眉苦脸，邋里邋遢，才 40 多岁，却像是 50 多岁的老头。到他家串门，只见“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正在村小读二年级的女儿杨梅连一张做作业的书桌都没有。每次与他交谈，帮他分析造成困境的原因，希望他转变观念，变“苦熬”为“苦干”时，他却总是说：“呃、呃、孙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久，他弟弟因醉酒驾驶摩托车翻车不幸淹死在河里，我和村干部一起帮他料理后事，同时苦口婆心地劝他立即戒酒，拿出应有的人样把家撑起来！他终于醒悟，点头说：“孙哥，我听你

的。”针对杨洪家的情况，除了用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持政策之外，我还多方争取为他筹集了近三万元的产业帮扶资金，帮他建起了 7 亩地的塑料薄膜大棚，种上了时令蔬菜和西瓜葡萄。我又为其女儿在东航客舱部联系落实了一对一的助学帮扶对象，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杨洪在我驻村的两年时间里，一边靠着贷款政策支持建起了一层新房，一边起早贪黑，通过辛勤劳动，腰包渐渐鼓了起来，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

两年驻村扶贫，一生扶贫情结。时隔三年，去年秋天我再次回到扶贫点，变化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耳边听到的是乡亲们一句句“欢迎回家”的亲切话语，走进村里的坝头和团结组，一幅镶有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四个民族图案，嵌着“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14 个大字的巨幅水彩彩画分外吸人眼球，这是千蚌村 300 亩集观光、旅游、创收为一体的创意农业示范园。而我一直关注的杨洪老弟也在一层新房的基础上加盖好了气派的两层小楼，真正实现了扬眉吐气，彻底告别了贫困。

笑容绽放在杨洪和村民们的脸上，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我心中的喜悦、欣慰、希望……刹那间，都在青山绿水间飞扬！



我在四季常青的泰国支教时，被周围如锦的繁花吸引，就立志当位赏花拍花的花痴，还给自己定了“不摘花，不美图，用手机拍照，尽显植物本色”的规矩。

那时，我既没养过花，更不懂植物分类，是个地地道道的花盲，只能凭花色区分，然后上网搜索，比对花名。开始，感觉不错，但时间长了，见识的花太多了，就遇到了问题。

鸡蛋花，很常见的花，因其花朵内黄外白像个横切开的鸡蛋而得名。但载叶缟萼的花，也是这样的生态，单看花是一样的，区别是二者叶子完全不同。网络识别，很可能误入歧途。有次发现一张找了许久不得其名的图片，点开一看叫：菩提花，就迫不及待地发到网上。有见识的网友回帖：植物学上的菩提树是典型的无花果类植

物，无花有果，这是炮弹树的花，因其花型像印度教中的蛇神护法那迦(Naga)，所以，印度教的寺庙里喜欢种植此树。有此教训，再不好意思随意发帖了。

我住的地方马路两侧种有数百大树，形成绵延十几公里的林带，是比较知名的景观。当地的朋友告诉我，是橡胶树，已有一定的植物学基础的我，很是怀疑，但因为身处异国他乡，又找不到专业人士去讨教，要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树，只有靠自己了。这些树都是名副其实的参天大树，有十几层楼高，且旁逸斜出，花叶果都高高在上地长在树冠里，高不可攀。为了求证这种树的名字，我能做的就是像守株待兔里的农夫一样，在树下等着掉下来的落花，落叶，落果

时尚